

乾坤大略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补遗 跋

兵起 兵初 决乘 攻据 立兵 克

起先知所向 进必有奇道 起之兵遇敌 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取必于要害 守必审形胜 国在有规模 聚在必资屯田 敌在勿欲速

以决战为上

卷一 兵起先知所向（自序）

进取，兵之未起，其说甚长，不必详也。已起矣，贵耳成败判焉。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呼吸间强弱，为准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此定理也。曰：避实而击虚也，乘势而趋利也。避实而击虚，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而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不观唐太宗之趋咸阳乎？进乃胜矣。不观黥布之归长沙乎？霸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备录之。知其说者，夫固无余蕴焉耳。若夫一时之利钝，一事之坚瑕，又何足云！

卷二 兵进必有奇道（自序）

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所向既明，则正道在战章邯于巨鹿，而后高祖得以乘虚入关；钟会持姜维于剑阁，而后邓艾得以逾险入蜀。故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而决然断之曰：必。有。

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名之曰一弃师一不观之苏氏抉门旁户逾垣之喻乎？其论甚精，无以易也。昔刘凵之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会武关；岑彭攻公孙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径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曹操拒袁绍于官渡，移军欲向延津，而潜以轻兵袭白马，用此道也。一路直至，而无然则，用兵慎勿曰：吾兵可以一。

烦于旁趋，初起之兵，固有所遇。是以人国侥幸也，戒之哉！

卷三 兵之进也，固有所遇。是以人国侥幸也，戒之哉！
乎？曰：非我乐战也，固有所遇。是以人国侥幸也，戒之哉！
却之？盖兵既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非战无以战。
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
鸟惊，无可救矣！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以挫其锐，
则敌众丧胆，我军战而定天下，其在斯乎！昔沈田子以
于昆阳，唐太宗之于霍邑，可以观也。昔沈田子以
千余人遇姚泓数万之众于青泥，其言曰：一兵贵用
奇，不必在众。今众寡不敌，一遂败泓兵，若彼围既
固，则我无所逃。不如击之。遂败泓兵，若彼围既
机要，百虑不易之道也。

卷四

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自序）

有百战之说，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将从何处说起。古
耶？吾言吾初起之战焉耳。以乌合之市人，当追风
者而知其无幸矣。原堂堂正正，而与之角，不俟智
破庞涓以怯卒，韩信之破陈余以市人，李密之破张
须陀以群盗用寡以覆众，陈余以弱而为强，善战之
术，固不止此。然当其甚者，因弱而断乎于此。二者求
之，则万举万当；不然者，必败。

卷五

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自序）

战失其道，未有不败者；战得其道，未有不

胜者。胜则破竹之势成，迎刃之机顺矣。自此招揽

豪杰，部署长吏，抚辑人民，收按图籍，颁布教

章。所谓略地也，顾其策何先？曰：是有机焉。8之

而动耳，不烦兵也。

昔武信君下赵十。余城守，乃引兵击范

阳，不能下。使非纳蒯彻之说，以侯印授范阳令，

而使之朱轮华毂以驱驰燕赵郊，则三十余城乌能不

战而服乎？善乎！李左车之对淮阴也，曰：一将军

虏魏王、禽夏说，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余万众，威震

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然众劳卒疲，其实难用。

今以罢弊之卒，屯之燕坚城之下，燕若不服，齐拒。

境以自强，此将军之所短也。为将军计，莫若按甲

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咫尺之书于燕，暴其

所长，燕必不敢不听。从固。燕已从而东临齐，虽有智
者，不知为齐计矣。虽孙、吴复生，而后实者，此之谓
也。一至今思之，虽不及此，何则以易焉！而要
非战。胜之后，则断不及此。何也？胜则人畏吾威而
庇吾势，利害迫于前而祸福怵其心？故说人易行而
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此又不可不
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此又不可不
留意也。

卷六

攻取必于要害（自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当奉之以为主。至于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然而形相制、势相禁，于是反旗鸣鼓，以试吾锋，霍然而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昔高帝长驱入关，已行过宛西，张良云：「今不下宛而西进，前有强敌，宛乘其后，我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乃夜回兵，围宛，克之，遂得前进，无虑。夫以深入重地之师，计必制敌之死命，而留中梗，以贻后患，岂良图哉？古恒有军既全胜，而留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皆由于谋之不早也。狄青之取昆仑，神矣！不然，屈力殫货，钝兵挫锐之，岂不闻之？吾知有不顾而疾趋焉耳，何必攻之？

卷七

据守必审形胜（自序）

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之不知据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试缺曰：巨公奏议观之，了然矣。

卷八

立国在有规模（自序）

隆中数语，野夫常谈。然亦曾有取其言细求

之者乎？今其言曰：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险，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事，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天下规规模，孰大于是！所以孙权曰：当时英雄，今曹操既败，方周瑜既败，曹瞞，因言于孙权曰：一今曹操既败，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所，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曹，北方可图也。一江南形胜，可以进窥中原者，其论盖本诸此。至于南宋诸厥后，六朝胜败不常，力皆不副。至于南宋诸

公，有其言而无其事，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业，筑行宫于武昌及重镇襄阳，以系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势，居西北足以控制东南，居东南不足以控制西北等语，具关至极，圣人复起，无以易也。

若夫朝廷之上置中书以综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阍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向，斯立国之初政，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呜呼！A贼之与帝王，无俟观其成败，其规模气象，盖已不同矣。

卷九

兵聚必资屯田（自序）

干戈屡兴，民不安业，郡县萧条，无鸡犬声。大兵一起，立见此景。语云：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一信非虚也。如此，而拥大众以征伐，掠无可掠，何况转输乎？古所谓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时矣！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之忧。昔汉之兴也，食敖仓之粟；唐之兴也，资黎阳之利。今天下俱匮，既无秦、隋之富以贻之，何所借以成汉、唐之大业乎？

屯田一着，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其法不同，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创业之屯与守成之屯不同。怀远图者，当于此处求之，无烦详载也。

卷十

克敌在勿欲速（自序）

君见博虎者乎？平原广泽，不惮驰弩以逐

之。至于虎负隅矣，则当设网罗，掘陷阱，围绕其

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

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

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于势成，敌境日蹙而力

亦日专，此亦负隅之虎也。吾欲一举而毙之，岂可

不厚为之防哉？

昔周世宗既平关南，宴诸将于行营，议取幽

州。诸将曰：「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

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骑皆聚幽州之北，

未宜深入。」世宗卒还师。宋曹彬、潘美诸将北

伐，陛辞。太宗谓曰：「潘美但先趋云、朔，卿等

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得贪

利。」及曹彬等乘胜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至，

帝訝其进军之速。后果以诸将贪利轻进，至涿，
竟为耶律休哥所败。非明鉴耶！
其器，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
索，乃全胜之术也。不然，吾宁蓄全力以俟之。
经伦庶政，振举远猷，大势既定，彼将焉往哉？

补遗（自序）

十卷中，至矣，尽矣。尚须补

也。与哉？曰：为一十胜一而设也。江南脆弱，谁不
闻之。然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
如耳！遂并其佐胜之着，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此外，仍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兵略最精，不可
不一览。

跋

此非谈兵也，谈略也。

兵则千百端而不

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十卷挨次而进，各有

深意，不可以一丝乱。至于选将、练兵、安

营、布阵、器械、旗鼓。……乡导、地利、赏

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间谍、乡导、地利、赏

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例矣。